

南有嘉鱼

毕淑敏



“河”，指的是世界第三大江河，中国人的母亲河——长江，全长6300余公里。

它源于世界屋脊，从神秘的青藏高原俯冲而下，劈开皑皑雪山。山势如削，刷出三峡秘境。由西向东，流经11个省市，奔流到海。

嘉鱼，位于这蜿蜒玉带的中段，长江，在这儿打了一个舒缓弯道。沿其脉络，嘉鱼生就百湖，滋润出一片鱼米之乡。方圆百里以内，充满让你惊愕的风景。

洲之本意，指水中陆地。嘉鱼得天独厚，在长江主河道南侧，有111.2平方公里的江洲面积。这珍稀而神奇的存在，是大自然慷慨给予嘉鱼的馈赠。

世上万物，皆有时序，嘉鱼河洲，洪水时被水吞没，通常无人居住，便成繁华水乡中阔远寂寥的存在。深入江洲之上，但见郁郁葱葱铺天盖地的绿色，草木葳蕤。

勤劳的嘉鱼人民，是种菜巧匠。江洲的耕种节奏，遵从古例，看天吃饭。一切按照古老节气运行，其中弥漫天意的安排。不知道长江上游今年会降下多少雨水？不知道江水会在何时漫到怎样的高度？不知道洪

水何时而来何时而退？不知道它们将覆盖江洲土地多少时辰……有几分神秘。

嘉鱼人和滚滚长江达成深度默契。平常时日，他们乘小船，摆渡至江洲。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耕作技术，择时在土地上播下精选良种。尔后，等待菜苗沐浴江心毫无遮挡的阳光，等待植株从土地吸收充沛养分，等待长江水温柔的灌溉，最重要是等待时间的濡养。汛期洪水奔腾而至，在它咆哮着即将淹没江洲之前，人们镇定前来，从容收割成熟的蔬菜。然后，守候在坚固江堤后面，等待预料中的洪水如约而至。护堤守防，日夜不舍。待到大地平安水峰退下，江洲犹如凤凰涅槃般，重新挺秀江心。

长江枯水时节，人们甚至可以弃船，从岸边徒步行至河洲。和江岸大地连在一起的河洲，如同长江怀抱中的女儿，静谧安然。

酒一般醇厚的长江水，赋予生长河洲的果蔬以灵性。

长江源头格拉丹东雪山的万千矿物质融汇其中，已流淌过数千里大好河山，精华深蕴其内。夔门的刚烈，三峡的婉转，

现代社会，弄得人做什么事都显得很急躁。我们不难看到，现在能踏实坐在地铁里看书的人已经很少，更多的人喜欢看手机。记得多年前，路边有很多报刊亭，包括地铁里，人们上下班习惯买一份报纸打发时间。我以为，人们在从报纸上获得信息的同时，也一定想寻求片刻的宁静。

宁静也好，安静也罢，这需要时间，也需要内心的修炼。我到过西安多次，有朋友说，你身体一直欠安，不妨到终南山里小住时日，说不定会自动修复呢！我相信人和大自然的结合，能够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。但就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谁能放下工作、家庭去山里住上半年载啊。我的一些同学陆续退休，他们更多的生活就是帮助子女带孩子，去幼儿园，去小学，然后就是拉着小车一趟一趟去菜市场去商场去

医院，一天下来，走路没有少于1万步的。

在生活中，有很多事情是需要等待的。记得在婚前，我相亲见了很多女孩，但都以各种理由告吹。就在我焦急不安中，看到冰心老人与一个作家的谈话。冰心说，婚姻这事不要找，要等。我理解，冰心先生说的这个“等”，是等待缘分，勉强不得。当下，有许多大龄男女，他们的长相、学历、职业、收入都很好，可就是不结婚。我问过其中一些人，原因究竟何在？他们说，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，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，活着太累。一个人尚且如此，如果是两个人，再加上孩子、老人，很难想象。我说，我们这个年龄人的父母，大都要生养三五个孩子，他们不也是熬过来了吗？年轻的朋友说，我们可

不愿过那样的日子，我们宁可等待婚姻，或者说没有婚姻，也不能熬着日子过生活。

我的一个朋友老陈，患肾病十几年，前年开始透析。老陈过去长期从事媒体工作，业余时间也码字爬格子。这些年，很多地方邀请老陈去采风讲课。自从透析后，老陈就成了专业“坐家”。老陈很勤奋，小说、散文、剧本都写，每年都要发几十篇。知道老陈生病的人，都劝老陈别这么玩命，可老陈觉得，写文章是他最好的良药。老陈很自恋，他经常为自己的一篇满意作品甚至一个惊人的句子而惊喜好几天。医院的大夫和护士很佩服老陈，说老陈的乐观主义精神不是一般病人所具有的。老陈说，疾病这东西发生在人身上，就如同灰尘落在地面，谁都无法避免，如果总看着它发愁，早晚得愁死。可一旦两眼一闭，视而不见，多大的病也就不是病了。

老陈话虽这么说，当他看到身边有人做了肾移植后，他也动了心。肾移植、肝

移植、肺移植、心脏移植，这些器官移植在很多著名的三甲医院都可以做。

老陈做了配型。他期待着那个带着生命的肾源在他的身体里继续延续。他已经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，他的内心充满期待。他所在的医院给他们等待肾源的人建了一个“等待群”。这个群足有四五百人，这些人地域不同，职业不同，收入不同，血型不同，每天他们都希望医生能突然通知自己两个小时内到医院准备。老陈在群里经历过几次，半夜突然接到大夫通知，某某血型的人从即刻起开始禁水禁食，具体通知到谁，那要看病源到院的时间和病人配型的匹配度。每个等待肾移植的人都明白，一个肾源的到来，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结束。一天，一个女孩找到老陈，说你交往这么广，怎么不催催医院尽快找到肾源呢？老陈说，任何人都希望尽快找到肾源，可从另一方想，不论他是什么人，什么职业，什么年龄，他肯定为

人子，为人夫，为人父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不容易。既然来了，就应该让他充分地享受这个世界，再看看这个世界。我们活着的人，不必太着急，不必催人家，我们完全有充足的耐心去等待。有时候，等待何尝又不是一种美丽呢！女孩听完老陈的话，感动得哭了。她说，老师您太慈悲了，您跟医生说说，如果有可能，我捐一个肾给您得了。这样，我们彼此都健康地活着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着这世界慢慢变老。

女孩的话让老陈一阵感动。老陈本想告诉女孩，他所以要选择肾移植，除了要解除每周三次透析的困扰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女儿已经快大学毕业了。他不愿等女儿谈男朋友时，让男孩知道她家里还有个长期透析的父亲。他始终认为，当父亲就要当个有尊严的父亲，而不要成为孩子的负担。这，也许是天下所有做父亲的想法。

在此，我盼望着老陈的愿望早日实现。就祝愿每个器官捐助者，天堂安好！

废墟，只有这些大石碑逃过了劫难，傲然挺立至今，成了那一段历史永恒不灭的载体。只可惜这些“藏字”碑，少有人去研究和挖掘其内涵，有必要刻不容缓地把它挖掘出来，指明它们的政治价值、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形成一组特殊的、不可替代的爱国主义活教材和历史见证。

那晚，我们相谈甚欢，我为他的话、他的行动而感动。从一块块小小的石碑上，他竟然发现了如此的“国家意义”。这些“藏字”石碑的出现，特别是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重要文章或题词的藏文翻译石刻的现世，向世界表明：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如今吾兄已逝，令我想起他研究的成果将成为子孙后代所敬仰的“瑰宝”。因为藏文是少数民族的文字，能在北京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，说明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。

雍和宫广场西侧，有一块石碑，叫《雍和宫碑文》，是用藏文雕刻的，我知道舒乙族兄来过这里，亦知道他人不在了，但其功德却如石碑一样永存！

等待是一种美丽

红孩



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一个有关家乡山东的消息，说是平阴玫瑰被济南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增选为济南市花，与原本为市花的荷花一起为济南迎来“荷谐玫好”双市花时代。我打电话给山东的朋友，问“平阴玫瑰怎么成了济南的市花了啊？”

“你真成了老外了啊？”在报社工作的朋友笑呵呵的，“平阴属于济南啊！”

我印象里，平阴离着济南好远呢，且境内多山，为泰山西伸余脉，该属于泰安才对。

“以前平阴是归属过泰安，但在1985年，就归属济南了。”

认识浦边女士是两年前，在一次“在日中国人商务群”所主办的6人小型午餐会上，轮到她介绍自己时，我看到了她带来的玫瑰花茶和玫瑰香精油，她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“中国平阴玫瑰推广大使”。

我一阵激动，说“我知道平阴玫瑰，是我们山东有名的食用玫瑰花。”

浦边女士的眼睛也亮了起来，她说她见过很多在日华人，不用详细介绍就知道平阴玫瑰的人，我是第一个。

“我的家乡啊。”我说。

浦边女士笑了起来，笑得温婉而充满柔情，与她那一头灰白的头发有些反差，于是，我与人从相识到相知有时需要很久的时间，有时却只是因为一次邂逅。我相信中国人说的“缘分”，也特别珍惜这样的“一期一会”。在日商务群经常办有这种小型的华人午餐会，方便大家交流和认识，群里大多是来日工作多年的华人，像浦边女士这样的日本人并不多，而我是第一次参加。

浦边女士是一位植物造型艺术家，与日本一般喜爱插花的“花道”家们不同的是她对植物花卉的独到研究，特别是对来自于中国的植物和花卉。她从2000年开始，就在《日中友好新闻》上连载了“连接日本和中国的花”“从中国来的花”等一系列的随笔，每月3期，长达19年。

“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对月季或玫瑰这类的花特别对待”，她说，“每个人对某种花卉或植物都会有自己的偏好，如果把我比作植物，那我不是那种引人注目且美丽的牡丹或者樱花，而是山里安安静静无人知晓却并不缺少美丽的兰花或野花吧，纤细、柔弱、安静而淡然，不是那种被扭曲的蝴蝶兰或热闹的洋兰哦。”她说，还给我看她在云南山里拍的野兰花图片。我不懂植物，但学文学的我，听懂了她说的话。

“2011年我作为‘中国花纪行’的讲师，在山东的平阴第一次看到了平阴玫瑰”，她说，“玫瑰谷的那种到处弥漫开来的香气一开始并没有很吸引我，可当我走近那些玫瑰中间，用手去抚摸那半开的花儿时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打动了。”

她说这些的时候，我和她一起置身日本群馬的一个叫做“中之条”的山谷里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山谷中的花园，种植着几千种花卉草木和几百种月季蔷薇和玫瑰。前一天，我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紧张的东京坐了4个小时的大巴来到这个美丽芬芳的山谷，当日，还认识了前来帮助她的几位能干的园林家、植物专家和一位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的年轻志愿者。

“从5月下旬到6月底这一个多月是花季，群馬山里的气温比平阴凉，花开得也晚些。”她说。

早上4点半，我们从镇上的宾馆出发，“花儿要在露水消失之前摘下，才能尽可能保留花香。”“从几节平阴玫瑰枝开始培育，今年已经增加到了678株能够采花的大株了。花季里，每天给来参观体验的人介绍玫瑰从采摘到做玫瑰花蕾，风干做玫瑰花茶，蒸馏做化妆水等等，都是平阴的师傅们教的，所有的事在日本都是唯一呢。”她说。

平阴玫瑰在日本群馬的山谷里开放，每一朵花都含着清晨的露水，那种沁人心脾，那种柔软若水，那种细腻光滑，且花瓣的层叠越密集，就越柔软芬芳，手感近似果冻一般，我似乎明白了浦边女士为何把她积攒一生要用来养老的钱，变成了这片玫瑰花园，她的心被这些来自中国的美丽花儿牵着，她爱它们。

粉色玫瑰的花语是“感谢”“幸福”和“温柔的心”……懂得花儿的人，可以与花儿分享的还会更多。

“平阴玫瑰成为济南的市花了。”我跟她说了，她笑起来，手掌搭在额头上，眼睛眯起来望着山谷里的玫瑰，“想象不出来这样的花儿在高大繁华的城市里该怎么成长哈。”

家乡的飞速发展和变化让我时常怀念有着山野气息的往日，在异国的山谷里这片粉色的玫瑰花此刻寄托着我的思念和乡愁……

玫瑰乡愁

弥生（日本）

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一个有关家乡山东的消息，说是平阴玫瑰被济南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增选为济南市花，与原本为市花的荷花一起为济南迎来“荷谐玫好”双市花时代。

我打电话给山东的朋友，问“平阴玫瑰怎么成了济南的市花了啊？”

“你真成了老外了啊？”在报社工作的朋友笑呵呵的，“平阴属于济南啊！”

我印象里，平阴离着济南好远呢，且境内多山，为泰山西伸余脉，该属于泰安才对。

“以前平阴是归属过泰安，但在1985年，就归属济南了。”

认识浦边女士是两年前，在一次“在日中国人商务群”所主办的6人小型午餐会上，轮到她介绍自己时，我看到了她带来的玫瑰花茶和玫瑰香精油，她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“中国平阴玫瑰推广大使”。

我一阵激动，说“我知道平阴玫瑰，是我们山东有名的食用玫瑰花。”

浦边女士的眼睛也亮了起来，她说她见过很多在日华人，不用详细介绍就知道平阴玫瑰的人，我是第一个。

“我的家乡啊。”我说。

浦边女士笑了起来，笑得温婉而充满柔情，与她那一头灰白的头发有些反差，于是，我与人从相识到相知有时需要很久的时间，有时却只是因为一次邂逅。我相信中国人说的“缘分”，也特别珍惜这样的“一期一会”。在日商务群经常办有这种小型的华人午餐会，方便大家交流和认识，群里大多是来日工作多年的华人，像浦边女士这样的日本人并不多，而我是第一次参加。

浦边女士是一位植物造型艺术家，与日本一般喜爱插花的“花道”家们不同的是她对植物花卉的独到研究，特别是对来自于中国的植物和花卉。她从2000年开始，就在《日中友好新闻》上连载了“连接日本和中国的花”“从中国来的花”等一系列的随笔，每月3期，长达19年。

“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对月季或玫瑰这类的花特别对待”，她说，“每个人对某种花卉或植物都会有自己的偏好，如果把我比作植物，那我不是那种引人注目且美丽的牡丹或者樱花，而是山里安安静静无人知晓却并不缺少美丽的兰花或野花吧，纤细、柔弱、安静而淡然，不是那种被扭曲的蝴蝶兰或热闹的洋兰哦。”她说，还给我看她在云南山里拍的野兰花图片。我不懂植物，但学文学的我，听懂了她说的话。

“2011年我作为‘中国花纪行’的讲师，在山东的平阴第一次看到了平阴玫瑰”，她说，“玫瑰谷的那种到处弥漫开来的香气一开始并没有很吸引我，可当我走近那些玫瑰中间，用手去抚摸那半开的花儿时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打动了。”

她说这些的时候，我和她一起置身日本群馬的一个叫做“中之条”的山谷里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山谷中的花园，种植着几千种花卉草木和几百种月季蔷薇和玫瑰。前一天，我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紧张的东京坐了4个小时的大巴来到这个美丽芬芳的山谷，当日，还认识了前来帮助她的几位能干的园林家、植物专家和一位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的年轻志愿者。

“从5月下旬到6月底这一个多月是花季，群馬山里的气温比平阴凉，花开得也晚些。”她说。

早上4点半，我们从镇上的宾馆出发，“花儿要在露水消失之前摘下，才能尽可能保留花香。”“从几节平阴玫瑰枝开始培育，今年已经增加到了678株能够采花的大株了。花季里，每天给来参观体验的人介绍玫瑰从采摘到做玫瑰花蕾，风干做玫瑰花茶，蒸馏做化妆水等等，都是平阴的师傅们教的，所有的事在日本都是唯一呢。”她说。

平阴玫瑰在日本群馬的山谷里开放，每一朵花都含着清晨的露水，那种沁人心脾，那种柔软若水，那种细腻光滑，且花瓣的层叠越密集，就越柔软芬芳，手感近似果冻一般，我似乎明白了浦边女士为何把她积攒一生要用来养老的钱，变成了这片玫瑰花园，她的心被这些来自中国的美丽花儿牵着，她爱它们。

粉色玫瑰的花语是“感谢”“幸福”和“温柔的心”……懂得花儿的人，可以与花儿分享的还会更多。

“平阴玫瑰成为济南的市花了。”我跟她说了，她笑起来，手掌搭在额头上，眼睛眯起来望着山谷里的玫瑰，“想象不出来这样的花儿在高大繁华的城市里该怎么成长哈。”

家乡的飞速发展和变化让我时常怀念有着山野气息的往日，在异国的山谷里这片粉色的玫瑰花此刻寄托着我的思念和乡愁……

废墟，只有这些大石碑逃过了劫难，傲然挺立至今，成了那一段历史永恒不灭的载体。只可惜这些“藏字”碑，少有人去研究和挖掘其内涵，有必要刻不容缓地把它挖掘出来，指明它们的政治价值、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形成一组特殊的、不可替代的爱国主义活教材和历史见证。

那晚，我们相谈甚欢，我为他的话、他的行动而感动。从一块块小小的石碑上，他竟然发现了如此的“国家意义”。这些“藏字”石碑的出现，特别是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重要文章或题词的藏文翻译石刻的现世，向世界表明：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如今吾兄已逝，令我想起他研究的成果将成为子孙后代所敬仰的“瑰宝”。因为藏文是少数民族的文字，能在北京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，说明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。

雍和宫广场西侧，有一块石碑，叫《雍和宫碑文》，是用藏文雕刻的，我知道舒乙族兄来过这里，亦知道他人不在了，但其功德却如石碑一样永存！

想起不久前去世的老舍之子舒乙，许多往事涌上心头，更发现“藏字碑”一事久久不敢忘怀。

与舒乙相识是在胡絮青老人的书房。那日胡老请我去家里玩，因为老人家刚刚创作完成一幅梅花图，请我去看看。我们正在品鉴这幅梅花图时，舒乙进了门，我走上前说，今天才见到族兄真容，舒乙笑笑说，我可知道你，母亲总提起你。

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是与胡絮青老人走动，老人家与儿子舒乙同住一楼但不在一层，他很忙，故很少碰面。胡老有事总会给我打电话，记者采访后的稿件老人家喜欢让我看看把关。而老人家的一些画作的评论，总让我来写。

渐渐地也跟舒乙熟识了。因为老舍和胡老我们都是满族人，我家隶属正黄旗，而老舍是正红旗。胡老每每玩笑着说，这在100年前，您都不会与我们来往，您是正黄旗，属于上三旗，是贵族，我和老舍是正红旗，属于下五旗，是普通百姓。所以再见到比我年长的舒乙，胡老让我叫他族兄。

2009年的一天，舒乙打来电话说，他

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，跑遍北京城，一共找到了15块刻有“藏字”的石碑。他当时的兴奋劲儿难以言表。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“藏字碑”的几大特点，这些石碑都在北京城内和近郊，位置显赫，因为是在首都的核心区位置上；又是正经的藏文，和汉文、蒙文、满文同等地位，是清朝时期地道地道的主体文字之一；而且都是乾隆皇帝的御笔，属于高等级的重要文献，最晚的距今也有230年了，都是18世纪中叶的遗物；有不少涉及西藏的内容，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强调喇嘛教的历史意义，强调西藏黄教领袖

们和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，今日看来，都有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。从艺术上讲，这些石碑才情并茂，有的还是图文并茂，内容重大，艺术形式精湛，装帧精巧，做工细腻，是极好的欣赏对象。这些石碑刻得庄重，碑体形制硕大，石料优良，雕工精细，多数配有非常漂亮的碑亭，而且保存完好，堪称一批难得的精美艺术品。石碑分布在著名的皇家园林和寺庙里，遍布在北海、颐和园、香山、雍和宫等处，落点考究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，多数是历经劫难而保留下来的珍贵文物，所在的家园林有的毁于八国联军的破坏，已成一片

本版图片来自网络